罪与罚,风口上的直播(下)

◆ 金姬

监管打出组合拳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政府部门的监管也在层层加码。

2016年4月,文化部下发第25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网络主播黑名单”制度进入公众视野。

2016年7月,文化部又出台《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斗鱼等26个网络表演平台被查,16881名违规网络表演者被处理。

2016年9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广电总局的有关规定:直播平台必须持有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业务。

2016年11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12月1日正式实行。《规定》要求实行“主播实名制登记”“黑名单制度”等强力措施,同时明确提出了“双资质”的要求。国家网信办要求,不得利用直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据了解,目前针对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从事此类业务的账号,快手直播封停了103个;花椒直播封停了70个;一直播清理下线各类违规节目2458个,封停违规账号3124个;六间房封停违规账号1228个;360水滴直播关闭了存在泄露隐私隐患的直播节目662个。

2016年12月12日,文化部印发《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规定2017年1月1日起,网络直播平台要有许可证,网络主播也要进行身份证实名注册;此外,未经审批的网游也不得直播。

天罗地网的政策,旨在净化网络直播市场,但初期效果并不理想。上文列举的不少乱象就是在规定出台后“顶风作案”的。有业内人士透露,虽然网络直播平台会对一些主播进行封号处理,但这一招治标不治本。比如说,某个主播由于穿着暴露被封号了,但很快,她又换了小号“重出江湖”。因为对于直播平台来说,主播就是摇钱树,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 2016年7月29日,王思聪现身上海China Joy为其创立的直播平台熊猫TV站台

直播卖商品有无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台的监管政策主要针对直播平台上主播的言语形态和内容,而对主播售卖商品没有约束。而在现实中,很多主播包括背后团队在挖空心思地让网民刷礼物的同时,也在不断叫卖各种商品。

相比电商平台的正规化销售流程,直播平台售卖商品存在太多问题。比如,现在很多网红主播是直接在直播界面上给出自己的电商门店链接,所售卖的商品五花八门。电竞周边、土特产、美妆化妆、健身器材等商品都是建立在网红主播的人气之上,质量有着较大隐患。而一旦出现问题,碍于主播的面子,很多购买者也都会不了了之,损害了购买者的权益。除此之外,原本聚集在朋友圈中的面膜商家等,也集体向直播平台进军。

“电商+直播”这一模式还是监管的盲区,产品质量谁来保证,产品售后谁来跟踪,产品监管谁来负责等一系列问题均有待解决。

新闻直播更要立规矩

在2017年春晚上,姜昆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提到他30年后再次掉进老虎洞,有人在现场用手机直播这一新闻,边直播边感谢网友刷屏。事实上,如今的网络新闻直播是需要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资质的,否则“人人都是记者”,就可能乱了套。

以往的电视新闻直播都由专业人士操作,讲究一定的新闻道德,例如不能出现尸体或其他血腥镜头。有些新闻直播会延时,让导播有时间避免让观众看到不适的镜头。而这些注意事项在网络直播时代,就变得不堪一击。2016年11月河北保定男孩坠井107小时后尸体被运出,正规媒体是不会拍摄孩子尸体的镜头的,但追求点击率的网络新闻直播就难说了。

哪怕是媒体专业人士,没有拿到资质也不能从事网络新闻直播。2017年2月4日晚间,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消息,北京市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责令对一家知名的资讯类短视频进行全面整改。

消息指出,2月4日,根据群众举报,北京市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赴该视频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经查,由北京微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视频平台(2016年11月3日上线)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资质情况下,通过开设原创栏目、自行采编视频、收集用户上传内容等方式大量发布所谓“独家”时政类视听新闻信息。

据了解,截至2016年5月31日,广电总局共颁发588张许可证。这些持证机构大多为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大型视频网站等。而在直播领域,目前只有腾讯、优酷土豆、爱奇艺、YY、映客、虎牙等大型直播平台拥有许可证。“先上车”的视频平台是否能够“补到票”,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相关链接

在过去的一年里,直播到底有多火?

陈 冰

美宝莲纽约的一次发布会就邀请了Angelababy及50位网红同步直播,2小时直播吸引了500万人收看,卖出10000支口红,转化销售了140多万元。

以打擦边球营销出名的杜蕾斯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人试套活动,在B站、乐视、斗鱼等多家在线直播平台进行直播,赢得超过全网同时在线人数超500万的傲人成绩。

2016年北京车展的主办方在热门直播平台开展数小时直播。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523万,相当于车展现场人数的40多倍。

在线直播已成为最火爆的App类别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直播平台总数已超过700家,涉及投资机构近百家,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资本,都火速投入到直播大军中,平台市场规模达90亿元,平台用户规模达3.25亿人,其中日活跃用户量高达2400万。

从文字时代到读图时代,再到视听时代,视频逐渐成为一种新媒体。而兼具内容属性和社交属性的视频直播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爆发,更是在互动性、社交性与便捷性方面占得先机,让直播行业迅速进入“随走、随看、随播”的3.0移动视频直播时代。

直播,究竟是持续火爆的风口,还是一场华丽的资本泡沫?

摘自《新民周刊》

上海方城

余 之

15.对梅香嘘寒问暖

后厢房南边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幅西洋画:一个仙女和一位小童子在草地上嬉戏。梅香从秀姑那里得知,黄叔膝下没有儿子,甚至连女儿也没有。秀姑说,黄老爷连做梦也想有个子女,最好自然是个有接班的儿子,想儿子想疯了……

梅香住进“皇宫”已数月余,她开始适应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这是上海的富裕人家几乎相同的生活模式:一日三餐均有保姆负责。在“皇宫”大屋,只要秀姑站在楼梯口朝楼上一声喊“老爷、太太吃饭喽”,主人们便会来到客厅。自从来了梅香之后,开头几天秀姑在喊开饭的时候,在老爷、太太后面加了一个“梅香”,后来,这“梅香”二字便也省略了,只要听到“老爷、太太”的喊声,梅香也自然会下楼来一起吃饭。在邻里婶婶、婆婆们的眼里,梅香似乎进入了三太太的行列。

这百把天的光阴过去,梅香从未婚夫柳叶失踪、父亲去世的阴影中,渐渐地走出来,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黄国杰从他认识梅香那天起从未看到过梅香的笑容。梅香的笑容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他陶醉。黄国杰接触过那么多的女人,看到过那么多女人的笑,但梅香的笑与她们都不一样。至于怎么样的不同,他一时也说不上来,只是感觉舒服、舒心。那的的确确是女人的笑:清辙见底,舒坦自然。不像杏芬,笑起来总是蕴含着很多话似的;也不像江曼丽的笑,笑得有点淫荡,有时候笑的声响与腔调用上海人的话说有点“吓佬佬”。刚入“皇宫”大屋之初,梅香的心情还是吃饭不香、睡觉失眠,总是一副病快快的样子。秀姑很是同情这位远房表妹的不幸,以家佣与表姐的双重身份关心她,总要问她想吃什么?而梅香总是摇摇头。她一连几个礼拜不出门,秀姑像照顾病人一样,把饭菜直接送到她房里去。

自从梅香进了“皇宫”后,奇怪的是,黄国杰的脚头疏懒了,出门明显少了,他有时候在经过后厢房的时候,有意对梅香嘘寒问暖,有时还帮着秀姑端饭菜、点心给梅香吃,百般殷勤,万般周到。秀姑是个明白人,知道老爷动的是什么心思,有时候故意让老爷帮她给梅香端菜送饭送点心。黄国杰有好几次还特地关照秀姑给梅香烧蹄髈桂圆红枣汤,作为滋补。慢慢地,梅香的气色也有了好转,再后来开始下楼与老爷、杏芬一起吃饭了。梅香明白,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老是处在病态中总不是一个办法。

这一天适逢梅香生日,黄老爷特地关照秀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宁波菜:咸菜墨鱼、红烧黄鱼,梅干菜烤肉,葱油芋艿、清炒蛏子,还有三洋、绿杨村点心。桌子中间特别醒目的是一只铜火锅。这只铜火锅是家传,是用炭火烧的。

老爷指着碗里的蛏子说:“这蛏子,是我最为喜欢的,在我小时候,我的阿娘(奶奶)叫伊‘小人’(婴儿),白白胖胖的,还拖着两根鼻涕呢,唉,讲起‘小人’,我黄国杰命勿好,就是缺一个‘小人’。”杏芬说:“侬心里只晓得有小人,小人,小人,我看侬想小人想疯了。”老爷说:“依说对了,我没有‘小人’,怎么不想?你又没有本事帮我生一个!”杏芬还嘴说:“啥人晓得是我没有本事,还是你没有本事。”老爷说:“肯定是侬没有本事喽。这是有遗传的,你爸爸不是生了一窝女崽么?”杏芬不服气地说:“是我没本事还是侬没有本事谁知道?”杏芬本还想说下去,但当着大家的面不好说,再说撕开了面子,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正当两夫妻拌着嘴、场面有点尴尬的时候,大门外响起了嘭嘭嘭的敲门声。“啥人来了?”进来的是“皇宫”的常客、银行家钱伯韬。钱伯涛常常到黄府来送礼、递消息。

“伯韬兄,你来得正好,碗筷才端起呢,快快快,秀姑,替客人拿副碗筷。”秀姑应声进了后间的厨房。“这位小姐?”钱伯韬看见一个标致、秀气的小姐坐在饭桌上,他以前没有见过梅香。伯涛想从前只是老是听国杰说要娶二房,难道……“喔,我来介绍一下,梅香,阿拉宁波同乡。”黄国杰一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梅香,只是模模糊糊地用了一个“同乡”搪塞。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 寒

28.伶牙俐齿

伴郎又吐了,常若雨顾不上脏臭,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叫服务员过来收拾。就这样又来回折腾了两三次,伴郎才舒服了。“你酒量不行还逞什么能啊?”见伴郎脸上恢复了人色,知道他已经差不多好了,常若雨嗔怪道。“我这个样子总比你这个样子好吧?”伴郎喘着气笑着说。

“什么?”常若雨一下子没听懂,转而明白过来,如果他不帮她挡这些酒,那么难受呕吐的人就是她了。常若雨的心中涌过一股暖流,“谢谢你啊,还不知道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呢。”对这声“英雄”,伴郎显然很受用,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我叫李大伟,是搞翻译工作的。”“哦。”常若雨朝宴会厅大门看看,“现在应该差不多结束了,我们过去吧。”

李大伟很不情愿地支起身体,似乎想单独跟常若雨多呆一会。但是常若雨没有这种感觉,她心中牵记着小梅,不知道那些难缠的宾客把她怎么样了。

当回到小梅夫妇在浦东近郊买的一房两厅的新房后,宾客又闹腾了一个小时才散去。常若雨累得腰酸背痛,看到小梅也是一脸倦容。

“小梅,你们好好休息吧,我也该回家了。”小梅拉住她,“若雨,今天你辛苦了,让李大伟送你回家,他有车。”“是啊是啊,我现在酒已经醒了,不算酒驾。”李大伟赶紧说。“你真的行?”“当然了。”他把胸脯拍得当当响。

常若雨笑笑:“好吧,那你辛苦了,你住在哪里啊?”李大伟说:“八佰伴那里。”“啊?”常若雨站住了,“是浦东的八佰伴吗?我在浦西啊。你这样不顺路的,我自己回去吧。”“那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回家,我怎么跟陈志华交代啊?”“没关系,我就说是你送我回家的好了。”

没想到他们在楼梯上的对话都被小梅夫妇听到了,他们在楼上喊道,“不许作弊。你就让李大伟送你吧,他今天已经要求了好几次,晚上一定要送你回家的。”常若雨看了一眼李大伟,他的脸顷刻红了,常若雨当下明白,小伙子是中意她了。她也一阵尴尬,噔噔噔地跑下了楼。

李大伟紧跟着跑了下来。“这样吧,你送我到地铁口就可以了。”常若雨站住说道。

“真的没关系的,反正明天也不上班。”“可是很晚了,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也会浪费很多汽油费。”“我一点也不累,才12点还不到呢,平时周末我都要两三点才睡觉的。节约这点油费搞不好了。看得出来你很会持家,将来也一定会是个贤妻良母。”李大伟赞赏地看着她说,“一般女孩子不会考虑油费的。”“那好吧,既然你坚持。”常若雨说着,坐进了李大伟为她打开的车门里。

“听说你开网店?”李大伟边开车边问。“你打听得可真清楚啊。”常若雨说,心里猜想别是在婚礼之前他们就跟他说过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吧。“梅风雪说你是辞职后开网店的,为什么会这么做?”“你去问问她,为什么辞职后去写作,我的情况跟她一样。”

李大伟露出惊愕的表情:“她辞职去写作?写作是什么意思?就是写书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在那种没有发展前途的小公司里上班的感觉毫无价值。”常若雨耸耸肩膀说,“说白了就是不想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明白了,所以梅风雪辞职去追求精神方面的东西了。可你不一样啊,你追求的不是精神啊。”

常若雨一听头就大了:“对,我追求的是物质,追求物质没错吧?”李大伟讪讪地笑了一下,“开网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吧?做的人那么多。你这物质,追求得到吗?”

常若雨知道她又要为这个纠缠不清的主题解释了,她感到自己就像祥林嫂,一遍遍地跟人去解释,“什么事情做的人是不多的呢?哪一行的竞争是不激烈的?就算是在路边摆个地摊,做得好的人一年可以挣几十万,做得不好的人到处被抓还血本无归。比如你,是搞翻译的是吗?有的人就可以成为翻译大家,有的人却自己都养不活自己。”

常若雨以为李大伟会生气,没想到他反而笑起来了:“你说的很对,真是伶牙俐齿、冰雪聪明。既然可以选择的行业那么多,你又为什么单单选开网店呢?”